



石川鴻訓
齋點

左傳輯釋

十二

□ 12
3197
12



門口 12
號 3197
卷 12

左傳輯釋卷十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無三月己巳祀

伯句卒杜盟五同夏邾界我来奔杜無傳邾我是庶其之黨同有安正

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鄉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界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盾乎衡案界我来奔傳不言其故則其何以來奔今不可得而知但為庶其之黨則斷非經旨二十一年傳云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若是庶其之黨其位必不貴於庶其則亦非卿也今經不言以地仲尼何以書之經也若以庶其竊地之罪并書其黨春秋所書將有不勝書者焉劉炫引釋例而規之是也界石經宋本作界阮元謂釋文界必利反界在五支界在六脂以音理言之界字不可代界音必利反石經非

大夫慶虎及慶寅杜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

葬杞孝公杜無傳陳殺其

左傳輯釋卷十六

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

陳杜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安衡案傳云楚人納公子黃唯此似與成十八年

國入殺二慶而楚得納之是國人好黃而惡二慶也既好黃而惡二慶則有國逆之

義故變文書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以見其得國人之心傳言楚人納公子黃者

正以釋國人之好之則雖諸侯納晉欒盈復入于晉杜以惡入入于曲沃

之亦從國逆之例書歸之義耳安衡案晉以封境言正其以惡入之罪故先

於文當然盈帥曲沃沃之甲以畫入絳晉人雖愚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杜兩

豈待敗後奔曲沃而後始知其入于曲沃哉杜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

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

東有雍城已卯仲孫速卒杜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杜書

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晉人殺欒盈齊侯襲晉杜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

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杜禮去禮為鄰國闕杜禮諸侯絕期故安服虔云鄰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杜悼夫人晉平公姊妹平公

不徹樂非禮也杜也禮為鄰國闕杜以鄰國責之安國尚為之

闕樂况甥舅之國乎衡案絕期謂臣下陳侯如楚杜朝也公子黃愬二

慶於楚楚人召之杜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

殺之杜慶樂二慶之族二慶慶氏以陳叛杜因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

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杜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

其長杜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杜肆放故書曰惟命不予常杜周書康誥

存無義安衡案二慶譖黃陳人殺二慶而黃歸於陳是陳人惡二慶而善黃故楚雖

則亡杜納之經以國逆為文傳云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言陳不殺二慶

楚人雖欲納也晉將嫁女子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

其士杜藩車之有障蔽者安衡案晉嫁女於同姓齊納諸曲沃杜欒盈

安傳遜云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案

立其封境必廣後雖合并為一仍稱其舊境為曲沃故分屬公與諸臣歟然則此曲

傳說似矣然下文范氏駁魏氏以曲沃若直分掌之不得言賂焉蓋曲沃初與翼並

立其封境必廣後雖合并為一仍稱其舊境為曲沃故分屬公與諸臣歟然則此曲

立其封境必廣後雖合并為一仍稱其舊境為曲沃故分屬公與諸臣歟然則此曲

沃非晉宗廟所在也

杜晉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

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杜集成

盈曰雖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杜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安陸祭云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杜晉午匿盈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

杜孺子欒盈

對曰得主而為之死

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

杜謝眾之思已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杜獻子魏絳

獻子魏舒絳普國都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杜莊子魏絳

獻子私焉故因

之

杜親愛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

杜成八年莊姬譖

韓趙方睦

杜韓起讓趙武故和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杜十四年晉伐秦欒盈違

而固與范氏和親

杜范宣子佐中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大夫與之

杜七與

程鄭嬖於公

杜鄭亦荀

唯魏子及七與

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杜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

桓子樂王鮒

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

利權又執民柄

杜賞罰為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

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杜夫人有

王鮒使

宣子墨繆冒經

杜晉自散戰還

安釋文冒經以經冒其首也

一曰繆冒

偽婦人故以衣冒其首耳後說得之

二婦人輦以如公

杜恐欒氏有內應距之

奉公以

如固宮

杜固宮宮之有

范鞅逆魏舒

杜用王鮒計

則成列既乘

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

矣

杜二三子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

杜驂乘必持

遂超乘

右撫劍左援帶註杜劫命驅之出僕請註杜請所鞅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註杜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註杜恐不與初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註杜蓋犯罪沒為官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

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註杜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註杜閉著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註杜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氏之徒在臺後註杜公臺欒氏乘公門註杜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註杜用劍短兵接欒氏退攝車從之註杜攝

遇欒樂註杜盈樂射之不中又注註杜屬

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註杜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註杜屬

則乘槐本而覆註杜欒樂車轆安衡案傳言而覆則隻輪乘槐根也若

或以乾鉤之斷肘而死註安衡案戰有兩枝一句而欒魴傷

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註杜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

揮召揚為右註杜先驅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註杜公御貳廣上之登

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註杜貳廣公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

肱註杜左翼安正義左翼曰肱右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說文云肱

使之先行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

倅車屬焉大晨大殷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衡案啓開也開斥在旁

也豈右翼並中堅故名肱註杜右翼大殿商

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註杜大殿燭庸之越駟乘註杜四人共乘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或誤欒今從宋本淳熙本

或誤欒今從宋本淳熙本

或誤欒今從宋本淳熙本

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崔武子杜文子陳桓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安陸祭云史記世家須無是完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杜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杜弒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

猶自抑也况以惡乎杜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杜朝歌今安

衛南渡河而晉伐狄取之杜張武軍謂築壘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杜二隊分兵爲二部孟

河內正義云張設築作之具義不可通蓋齊侯驕欲伐其功而心畏晉欲張武軍於熒庭杜熒庭晉地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杜平陰役在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杜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杜救盟去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杜公彌公鉏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杜申豐季氏

而行杜其然猶乃止杜止不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杜爲上既獻杜已獻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杜酒樽既新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杜獻酬禮畢而

季孫失色杜恐公鉏

季氏以公

鉏爲馬正杜馬正家

愠而不出安衡案詩毛傳論語鄭注及說文解字

之悼子

安衡案之字指衆主人與旅者

安衡案詩毛傳論語鄭注及說文解字

皆訓愠爲怒後皆論爲怒故宋以下

下

諸儒遂訓愠為怒非古義也

閔子馬見之

杜闕子馬

日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杜所位

安衡案門猶家也必言門者以其所由入耳言禍

福之至無前定之家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杜言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富

倍季氏可也

杜父寵之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杜禍甚於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杜次舍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

杜具饗燕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杜出季氏家

孟孫惡臧孫

杜不相善

季孫愛之

杜愛其成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

羯也

杜羯孟莊子之庶子孺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杜為孟

再三云羯

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杜使孟氏與公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杜固自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

杜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

弗應已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杜戶側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杜季孫廢鉏立統云欲

且夫子之命也

杜遂誣

遂立羯秩奔邾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杜常志相順

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

杜常志相為戾猶

安正義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

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入癰腫也王引之云藥者

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石與藥為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

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

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

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衡案砭以彈癰腫痛殆

難忍故以喻孟孫惡已若為鍾乳礬磁之類飲之不覺痛苦與惡我不相應服說是

也王以藥石為療疾之石即服義也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杜疾愈已 疢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安衡案臧武仲知以公鉏立羯 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杜欲為公鉏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杜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杜辟穿

於臧氏借杜遂正臧孫使正夫助之安正義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遂正

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於臧杜

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衡案正夫蓋臧氏家臣主其私邑役夫者耳除於

東門甲從己而視之杜畏孟氏故從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杜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魯南城初

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杜鑄國濟北蛇安惠棟云樂記曰武

堯之後于祝鄭康成云祝或為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馬宗

璉云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是鑄國已為齊邑矣宣叔娶於鑄是娶於齊

之鑄邑非國也衡案宣叔娶於鑄邑傳當舉婦家姓名不應直言娶於鑄又下文臧

賈藏為出在鑄是猶有舅家可依以為國則可以為邑則其言大沉以此觀之此時

鑄國未滅蓋齊雖滅之猶存其杜繼室以其姪杜女子謂兒弟穆姜之

姨子也杜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杜

立為宣杜臧賈藏為出在鑄杜還舅安齊召南云按十七年傳高厚圍臧

叔嗣杜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是賈於紇為卿杜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之後亦嘗還魯矣紇奔邾時賈又在鑄耳杜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大祭焉杜大祭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杜遠祖廟敢告不弔杜

不為天杜紇之罪不及不祀杜言有後子以大祭納請其可杜請為

後杜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禍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杜賈使為遂自為也杜為自臧孫如防杜防臧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杜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杜為其先苟

守先祀無廢二勳杜二勳文敢不辟邑杜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

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杜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

無辭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安衛案廢長立少本是一家私事乃季孫不忌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杜惡臣諸奔亡者盟

左傳卷之十一

安衛察首猶辭也言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

杜文公命立子惡公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杜謂諸公與季孟於晉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

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

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杜干亦犯也

安阮元云上傳盟東門氏釋文母音

異釋文是也衛察經注古本作毋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杜孟椒

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杜自外犯君而入齊侯

還自晉不入

杜不入安衛察國

遂襲莒門于且于

杜且于莒邑傷股

而退

杜齊侯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杜壽舒莒地

杞殖華還載

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杜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

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

杜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杜華周即

昏而受

杞梁即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死妻行

莒人行成

杜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迎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杜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救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杜婦人無外事

安正義

云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惠士奇云賤者野受弔

謂之郊弔所謂君遇柩於路使人弔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劍則郊弔非士也

齊侯弔諸其室

杜傳善婦齊侯

將為臧紇田

杜與之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杜齊侯自道

對曰多則多矣

安馬宗璉云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

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痛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亦必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

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為難也惠士奇云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王引之云此寢廟指入之寢室言之寢室為入之所居故鼠不敢穴義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以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衛案穴謂穴處之周禮春官守桃奄八人女桃每廟二人奚四人之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桃則守桃黜聖之天子七廟周加姜嫄之廟為八廟則每廟守之者七人先王最重宗廟此七人者當朝夕灑掃巡視鼠安得穴處之哉正義以下皆暗於此義日祭月祀雖本於禮禮謂其物未必日祭五廟人死則處廟故襄四年傳寢廟並言非謂生人處廟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杜 作起也
杜 安衡案寧與亂對安也如何本或作何如石經宋本岳本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杜 謂能辟齊禍
杜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

順而施不怨也
杜 安衡案不順謂廢長立少不
杜 齊禍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杜 賀克
杜 藥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夏

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杜 無
杜 齊崔杼帥師伐

莒大水
杜 無
杜 安沈彤云孔氏正義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杜 無
杜 據劉歆三統歷以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杜 無
杜 陳鍼宜

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杜 無
杜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

谷出奔楚
杜 之黨書名惡之也
杜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杜 無
杜 傳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杜 無
杜 昭二十九年

氏
杜 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在夏為御龍氏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一

昭二十九年

為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宮○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踞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虛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既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在商為豕韋氏

註杜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在周為唐杜氏

註杜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

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安正義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

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

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以為並時為國非滅唐封杜陸祭云唐杜二國者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為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為范

氏者杜也今合而為一誤矣顧炎武云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馬宗璉云杜以商之豕韋乃劉累之後既滅而復封無書足證滅唐封杜之

解本竹書紀年而誤紀年但言遷唐之民於杜亦未言封唐之後於杜也劉光伯規之善矣衡案此傳云在商為豕韋氏則雖無他書可證劉累之後至殷復封於豕韋

可知矣杜注是也其言豕韋國於唐則失之今案陶唐氏豕韋氏皆是一國則唐杜氏亦必一國蓋范氏之先邑於杜以其出於唐堯故號唐杜氏唐非國名也此傳及

昭元年二十九年傳皆無可疑者杜以唐為成王所滅遂生葛藤耳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諸夏盟主范氏復為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會有之佐言已世為興家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阮元云禮記禮器正義引作其言立於後世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

註杜

立謂不廢絕

註安

釋文既沒其言立今俗

註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

註杜

大上有立德

註杜

其次有立功

註杜

其次有立言

註杜

史佚周任

臧文仲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

註杜

祧廟門

安正義釋宮云祧謂之門李巡曰祧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祧謂廟門也

者不可謂不朽

註杜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

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註杜

寓寄也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註安

衡案賄財也難亦患也

於公室則諸侯貳

註杜

貳離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註杜

賴恃

註杜

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註安

衡案石經改刻

何沒沒也

沒沒沈

沒沒沈

註安

王念孫云沒沒貪也故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為後也韋注曰沒沒之言

註安

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

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入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昧昧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

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傳曰不之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
句奴傳贊昧利不願叙以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
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死以聞趙策作沒死衡案沒沈也心沈於利猶身
沒水昧闇也心為利闇冒難妄行是其本義也其訓貪訓冒乃引伸之義也昧死以
聞者心有所不忍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杜德須令名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
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杜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
安衡案本

只君子與詩合只助語辭樂只謂其心樂易其作旨者蓋同聲假借但十一年傳昭
十三年傳及此引詩杜皆解樂美則其本作旨故傳文從石經宋本岳本作旨而存
其義於疏中焉有令德也夫者言詩稱樂只君子為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
邦家之基者以其有令德也夫下有令名也夫放此安衡案此斷章取義女謂諸侯言上

令名也夫杜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
安衡案此斷章取義女謂諸侯言上
貳爾心武王有令名名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故天下相戒如此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杜無寧
安衡案行往
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杜浚取也言取
安衡案浚持也持出川泥也貧取人財使
象有齒以

焚其身賄也杜焚斃
安正義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焚讀曰償償僵也
者衡案服以焚為償假借是也象若焚死牙亦必傷於火今觀象牙
未見有火傷之痕者偶有焚死者亦不得言有齒以焚其身陸說非
宣子說乃

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誓首宣子
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救邑杜介因也犬

寡君是以請罪焉杜請得罪
安釋文是以請請罪焉一本作是以請罪焉
經請焉二字詞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宋本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加
兵於陳衡案上請如字下請猶問也請晉侯問得罪於陳也若不重請字文義不圓

故也杜前年齊伐晉
不設賞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杜舟師
水軍
不為軍政杜

無功而還杜為下吳召
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
楚子使蓬啓彊如齊聘且請期杜請會
期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杜祭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杜藏

也族類也取其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

註杜表儀

使陳無宇從遠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

註杜辭有晉師

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今城陽縣東北計基城是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報前年見伐以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諸侯還救鄭

鄭人自御知鄭人卜宛射大吉

人不可與也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已皆乘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

皆取曹於囊而

皆超乘抽弓而射

乘兄弟也

胡再不謀

對曰曩者志

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杜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

之役故杜注在此年夏杜注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杜注舒鳩楚屬國也杜注楚子師

于荒浦杜注荒浦舒鳩地杜注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杜注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

可杜注子馮杜注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

民以待其卒杜注卒終杜注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

乃還杜注彼無辭我有功為杜注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杜注

齊人城邾杜注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段王宮齊穆叔如周聘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注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

軍杜注代欒也杜注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杜注揮子程鄭問焉曰敢問降

階何由杜注問自降杜注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杜注然明曰

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杜注階猶

久而已又何問焉杜注知杜注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

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杜注言鄭本小人為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

弑其君光杜注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杜注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

舍之帥師入陳杜注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杜注安衛案十九年傳云立子產

鄭人不杜注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杜注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杜注衛侯入于夷儀杜注儀

左傳卷之六

本刑地衛滅刑而為衛邑晉懲衛衍失國使衛安衛案傳云晉侯使魏舒死沒逆

分之二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註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又云衛

獻公入于夷儀是晉納之故經書入杜不知成十八年傳歸入楚屈建帥師滅

舒鳩註杜傳在衛侯入夷儀安衛案楚遠子馮來屈建為令尹蓋在衛侯入夷

儀在屈建滅舒鳩之下左氏叙事之例為然其實衛侯入夷儀在屈建為令尹與其

滅舒鳩之間故經書滅舒鳩在下杜不曉左氏叙事之例動以赴告前後彌縫之粗

矣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註杜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註杜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安衛案傳云牛臣隱於短

言卒者蓋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傳亦云卒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註杜年前

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註杜志在

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註杜寇不為使民不

嚴註杜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註杜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

婦也註杜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

棠姜而美之註杜美其色也使偃取之註杜取為己也偃曰男女辨姓註杜辨

也今君出自丁註杜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註杜齊桓公小白東郭偃

皆曰吉註杜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註杜坎為中男故曰夫變

風墮妻不可娶也註杜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安陸祭云此當以風墮妻為句

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註杜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註杜坎為

宮也坎者離之反離見也則坎為不見又變為註杜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註杜坎為

巽巽潛伏也皆不見之象故云不見其妻也註杜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註杜坎為

水水之險者註杜安衛案繫辭及言乎變者也三在水外水外必有石又變為陽為堅

石不可以動註杜為剛是二有石象卦名困故云困于石陰有開通之象故曰其動

也開今塞而為陽註杜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據于蒺藜所恃傷也註杜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

故云往不濟也

左傳卷之十六

衡案蒺藜謂九二九二坎之主在永中剛堅而險是為蒺藜之象三往不濟退與二親故云據于蒺藜也既與二親恃之為內主然蒺藜有刺據以恃之必為其所傷故云所恃傷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杜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傷也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崔子曰蒺也何害先夫當之矣杜寡婦曰蒺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杜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杜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杜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杜同公間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杜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杜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杜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杜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與公登臺而

請弗許杜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杜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杜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杜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

安林堯叟云杼之家近於公宮尤當警備杜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杜干振行夜言受崔子命計之不知他命杜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埋皆死杜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杜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杜爵弁祭服

申蒯侍漁者杜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

皆死杜反死君之義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杜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杜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杜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杜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杜言君不徒居民上臣安衡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杜謂以公若為

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杜親暱所親愛也非所

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杜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

庸何歸杜將用死亡之安陸榮云趙子常曰將庸何歸即覆說上文君死安

何傷之為庸何傷安知之為庸安知詎知之為庸詎知之為庸孰能也解者多

枕尸股而哭杜枕以公尸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

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舍置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杜二子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杜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

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杜還齊群公子納安釋文還

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杜大宮大曰所不與崔慶

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

乃歎杜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嗣書而死者二人杜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杜傳言齊有直史崔閭丘嬰以

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二子莊安釋文縛直轉反衡

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杜匿藏也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杜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杜言道狹雖

狹道

閭本監本如此

縛本或作縛非

暱親也

妻下嬰

杜言道狹雖

衆無所用

杜言道狹雖

遂舍枕轡而寢

杜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杜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子

北郭

杜側廕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杜士孫人姓因名里死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翼

杜喪車之飾

安正義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翼二黼翼二畫翼二鄭玄云漢書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不蹕

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

九乘又有甲兵各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

杜泮關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

杜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以莊公說

杜以弒莊公說晉也

安

正義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既弒莊公歸伐晉之罪於莊公以說晉故云

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衡案齊人既弒莊公歸伐晉之罪於莊公以說晉故云

以莊公說劉說亦未盡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杜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

男女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杜宗器祭器之屬

安正義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班與此同杜

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衡案男女別班以迎師任其俘執示無一人不服者也以班者示國雖滅焉不敢亂禮也

自六正

杜三軍之六卿

五吏三十帥

杜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

三軍之大

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杜百官正長群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安王引之云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

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

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冠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過冠為輿尉藉偃為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

元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與尉即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三十帥者師帥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

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夫國三軍師帥十

五也晉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

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師旅為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

不陵正旅不通師下衡案上云六正杜云六及處守者皆省有賂

晉侯許之

杜晉侯受賂還不自宜退

安陸祭云伐國聞喪而還語其常也今齊人弒君而伯主用師焉

是討賊也非伐喪也孰謂其宜退哉傳不譏晉侯受賂當以其惡顯明無後貶駁耳元凱斯言殊乖大義衡案經書會而不書伐不成伐也傳云齊人以莊公說而晉侯

許之是重私讎而輕弑君之罪非霸主之道也傳言此正釋經所以
沒伐不書也杜陸不唯不達傳意又舍其重而輕之論失之遠矣 使叔向告

於諸侯杜告齊服八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

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杜衛獻公以十將使

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祭以求五鹿杜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杜在前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杜隧徑也埋塞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杜突

也安陸祭云突觸也衝也焦循云突宜為衝突杜以穿解之遂入之陳侯扶

其大子偃師奔墓杜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杜陳之曰將

巡城杜不欲載公遇賈獲杜賈獲陳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杜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杜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杜免喪服擁社安衡案

大司馬職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厭謂厭冠喪服也玄謂厭伏冠也陳

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纍自囚係子展執紼而見杜見陳

數俘而出杜子美子產也但數其安中并積德云此俘謂男女別而纍者非

晉乃陳上俘囚也與此別衡案上文云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是二

子產次入數男女別纍者於朝謂之俘祝枝社杜衡案陳侯免擁社免喪服

者以其自纍也而出子展子產皆出也祝枝社杜以亡國自待故被除不祥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

丘齊成故也杜伐齊而稱同盟趙文子為政杜趙武伐令薄諸侯

之幣而重其禮杜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

左傳卷之十六

少弭矣杜也弭止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杜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杜為

杜十七年晉楚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杜屈建

杜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杜安衡案此追序將言舒鳩人

卒叛杜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杜離城舒鳩城舒

子木遽以右師先杜先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

退杜五人不及子木吳人居其間七日杜居楚兩軍之間

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杜壘隘慮安釋文壘下也衡案水潦至則水上地

進奔則亦視之杜而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傳諸其軍杜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杜及子木既敗吳師遂前衛獻公入于夷儀杜為下自夷

鄭子產獻捷于晉杜獻而不獻其功安衡案上文云子美入數俘而出下

戎服將事杜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杜興閔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杜舜聖故謂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杜庸用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杜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杜注只是恪安得謂之三恪哉言備者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杜

封陳在蒯祝之後不謂其世之遠近也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杜

其禮轉降示敬杜安正義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之鄭

而已故曰三恪杜安正義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之鄭

女武王之長女胡杜安正義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之鄭

公閔父之子滿也杜安正義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之鄭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註杜五父桓桓公弟殺大子免而蔡人殺

之註杜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註杜奉戴猶至於莊宣皆

我之自立註杜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註杜播蕩流移失所宜十一年陳夏微舒弒靈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救邑不可億逞註杜億度也

安王念孫云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

意崇侈不可盈厭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

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書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

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易林乾之師曰

倉盈庾臆是億盈皆滿也衡案逞快也猶言厭足億逞欲滿而心快之也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註杜謂鄭伯替首未獲成命註杜未得伐則有我東

門之役註杜前年陳從楚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救邑大懼不競而

耻大姬註杜上鄭東門天誘其衷啓救邑心註杜啓開也開道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註安惠棟云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手進髮注云古文首為

聲之誤耳首手偕在身若二字通用陳之辭令著之文字孰能辨其為首為手哉名

以辨物而反使入疑惑非聖人命名之意也授首謂馘陳知其罪當降而反授首于

我是死非降抑又何也今案授手于我謂男女別累夫執兵禦敵其用在手今陳人

不敢抗自繫以待鄭師是其手反為鄭用矣故云陳知其罪授手于我手字不誤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

辟註杜辟誅安正義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示於鄭也陸

序諸侯陳常在鄭上耳竊謂陳鄭大小不一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註杜方千

列國一同註杜方百自是以衰註杜衰差安釋文衰初危及衡案此以殷法

男一同然八百諸侯歸周者不得皆增封如周法故子產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

桓卿士註杜鄭武公莊公為周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註杜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註杜城濮

晉文

二十八年 士莊伯不能詰註杜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

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註杜謝晉受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註杜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註杜古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註杜成也註安釋文足將住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註杜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

功慎辭哉註杜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為掩為司馬註杜為子馮子木使虖賦

掩書土田註杜衡案龍具也兵生於賦故數甲兵必數甲兵註杜閱數甲午為

鳩數澤註杜鳩聚也聚成數澤使

民不得焚燎壞之註安陸榮云鳩聚也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欲以備田獵之處註安於王府者也豈以備田獵哉王引之云鳩當讀為究爾雅

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數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

二字皆以九為聲小雅小弁篇不舒究之與醜為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衡案陸

以鳩為聚財物似矣然曰度曰鳩曰辨曰表曰數曰規曰町曰牧曰井則此九者

皆謂量其入未及斂其財故下文承之云量入脩賦王轉鳩為究訓為相度得之

辨京陵註杜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註安衡案京陵出財有表淳鹵註杜淳

地薄之地表註安陸榮云或云淳鹵地宜鹽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衡案淳濱也

異輕其賦稅註安地漬於水淺狹不生物又不可得而耕釋名地不生物曰鹵此

二者為棄地故曰表言表異之不在於賦斂之數數疆潦註杜疆界有流潦者

也楚地南不及海又無鹽池陸以為宜鹽者非是註杜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註杜偃豬下濕之地規註安衡案偃偃同擁水曰堰豬停水也偃成於人

賦其町原防註杜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註安衡案町曰區畔埒也廣

實不能平坦如行沃管子曰平原之濕註杜為隄水厓下濕註安正義

何有於高是也故治其畔埒以區分之牧隰臯註杜隰臯水厓下濕註安正義

云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

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是鄭賈同此說也

井衍沃註杜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註安衡案以上十事書土

入度山林以下六事因生材多少以量入故言度鳩辨數規之屬唯淳鹵無所入故

特言表町原防以下三事賦入寓於法制之中故唯言其制而不及賦入之法也

量入脩賦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而治理其賦稅註安故云九土其實當為八土

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

賦車兵註杜徒兵註杜甲楯之數註杜

註杜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註安陸燾云傳文以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為句杜於兵卒下各入注獨於

言言此賦車籍馬以下言數甲兵故中間補量入脩賦一句以承上起下文甲兵

並並言則車兵徒兵皆兵器非甲士步卒也故此亦與甲楯並言而以之數二字總之

車車馬非兵器故別言之若是士卒亦當別言之不應與甲楯並言杜注謬矣徒

兵兵本或作徒率注云步卒若傳作徒率何須注解今從石經宋本岳本監本既

成以授子木禮也註杜言楚之所以與註杜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註杜舟師在二註杜門于巢註杜巢牛臣曰吳王勇而

輕若啓之將親門註杜啓開註安衡案啓猶導也隱二年傳夫人將啓之是也

我獲射之必殪註杜殪死註安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

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註安衡案吳子不即死後以註杜楚子以滅舒

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註杜往年楚子將伐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註杜然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夕而行之行無越思註杜思而註安陸燾云言所行不越於所

之有畔註杜言有註安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註杜求復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註杜儀也註杜曰烏呼詩所謂我射不說皇

恤我後者甯氏可謂不恤其後矣註杜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

禍不得恤註安釋文說音悅詩作閱容也衡案烏呼本或作鳴註杜將可乎哉殆

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註杜思使終註杜思其復也註杜思其可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註杜書逸註杜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註杜

名註安衡案然明醜子產蓋嘗輕之故云見蔑之

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註杜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來子產始知然明註杜謂程鄭將

左傳輯釋

卷之十六

二十一

一人以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註杜奕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

定註安正義棋者所執之子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衛案舉棋謂執子將下

也註之舉棋將下之或以甲為是或以乙為是是不定其所欲下之得失言安下之

而滅之可哀也哉註杜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註杜儀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安釋文此傳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此耳正義凡傳却言

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

言齊人城郊以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郊者以其非經故也阮

元云石經此上題云春秋經傳集解卷五第十八案宋殘本此卷起閩監毛本亦在

三十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衛案據傳例會于夷儀之歲當直接可哀也哉但

以簡編爛脫後人起行寫之杜合經傳時欲存其舊置之二十六年首因加一傳字

義是也而仍不刪傳字則失之今且依十行本而存其義於疏中云

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註杜伯車秦伯

而不結註杜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

安正義說文云跳躍也謂足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註杜行雖未居位林父專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註杜復其

曹人于澶淵註杜卿會公侯皆應影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秋宋公殺

其世子痤註杜稱君以殺惡其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

于楚註杜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註杜脩會夷儀叔向命召行

人子貞註杜欲使答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註杜御進也言安倅頤煊云

詩韻巢百兩御之前田以御田祖鄭箋皆云御迎也公羊成二年傳使跛者逐跛者

使跛者逐跛者逐作御何休注逐迎也衛案當如當食不歎之當御侍也當

侍猶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註杜同為何以黜朱於

當直

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朝註杜黜退也撫劍從之註杜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註杜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註杜拂衣者褻

安釋文御魚呂反褻本或作褻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褻滂也陸察云拂衣者振

褻皆假借字衡案奮腕就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註杜庶幾

之故振拂其衣衣謂袖耳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註杜

興於不務德而爭善註杜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謂一子不心競爲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註杜使爲已辭註杜辭不敬妣強

命之註杜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

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註杜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註杜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不獲命於敬妣註杜不得以

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

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註杜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行從

近關出告右宰穀註杜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註杜前出

天下誰畜之註杜畜猶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註杜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註杜觀知可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註杜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

人也註杜言其爲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註杜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

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註杜言子鮮爲義悼子曰

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註杜二子孫文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註杜伯國孫襄也父兄皆

甯子出舍於郊註杜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

攻孫子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杜子叔無諡故

角不書舉重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之下並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

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衛案衛人不君其君則既無諡則於角必不正大子之名經沒而不書所以深罪衛人也傳不言衛侯而稱子叔

書角為大子示衛人不君其君以明大子之不成大子正釋經所以沒大子而不書也故又承之以書曰云云傳意甚明若以為不告衛人亦必不以弒其君告諸侯經何以獨

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杜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林父事剽

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杜本晉納之夷

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杜領其頭言

安釋文領戶感反本又作領陸祭云領說文作領低頭也徐階曰點頭以應也今

左傳作領假借也惠棟云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領又音欽曲頭也列子云巧夫

領其頭而歌合律注云領猶搖頭也中井積德云獻公以遠迎者為厚於己通迎者

為薄於己因隆殺其禮傳言之者以見其狹中無入君之度也衛案此與上文無憂

色亦無寬言相應履軒是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杜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杜在存

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安陸祭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外內之言故忿之其曰不在寡人猶

耳公詐得聞邪衛案在訓存古義也陸說非其謂公不聞文子之言則得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

怨矣杜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

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杜出謂居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杜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杜以

父叛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杜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

百人杜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杜厲惡

安衡案厲乞丐也列子曰厲憐王遂從衛師敗之圍杜蒯感父言更還

雍鉏獲殖綽杜雍鉏孫復翹于晉杜為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

功杜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杜先路

皆王所賜車之總安趙訪云晉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於王則鄭伯自

名蓋請之於王安賜之可知杜說非也陸榮云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

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注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

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而可也豈禮也哉衛索次國

二卿命於天子則再命以上當命於天子然昭十二年傳云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

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

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

禍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若命於王當言王命而今云君命則春

秋諸侯之卿皆命於其君矣命既出於君則車服亦其君賜之可知此雖非禮世衰

禮變聖人亦不得不從而卿之故二命以上書之經也如晉命士會欲假王命重之

以服群臣故特請於王耳不得以此概諸國先八邑杜以路及命服為邑安

之卿趙陸得其義而未言其證故特詳之先八邑杜先八邑三十二井安

正義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出

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衡案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

邑蓋言其極凡為卿者未必皆百邑也然大者百邑則其為卿者受邑賜子產

亦多子展為卿若只與三十二井僅半一甸恐不足以為賞劉說是也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臣之位在四杜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且子展之功也臣

不敢及賞禮請辭邑杜賞禮以禮見安衡案賞者人君所以禮臣下故云

辭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杜位次當受三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

其將知政矣杜知國讓不失禮安惠棟云呂覽仲冬紀曰申侯伯如

猶為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

公也杜召公為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零婁聞吳有備而還杜零

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杜皇頡鄭大夫出與

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杜子靈王也正於

伯州犂杜正曲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杜皆言王子圍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左傳員罕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寡君之貴介弟也註社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

縣尹也誰獲子註社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註社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

安齊召南云楚既借號稱王則其子亦必借稱王子惟與列國會盟王子乃稱公子經傳所書楚公子某是也其在本國臣民自皆稱為王子此傳是以前言公子圍後言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之子大叔為令正註社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成城麋註社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安陸祭云謂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嫌有貪名傷國體耳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非計名利之大小也衛案受楚功而取貨於鄭是齟楚功以牟利也何以為國故子產知秦不與矣陸謂貪名亦未是其本或作其不非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

楚師其猶在救邑之城下其可註社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

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註社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會晉

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註社正義取

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註社戚城西五十里有懿城因

也註社罪武會向戌不書後也註社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註社如期

安衛案傳以尊公釋不書趙武以不失所釋鄭於是衛侯會之註社晉將

不得與會註社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註社討其弒君伐孫氏也

諸侯故經書在秋註社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註社士弱晉主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註社晉侯兼享之晉侯賦

嘉樂註社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註社正義晉侯賦此言已嘉樂二君也

樂也樂只愷悌等皆同此指齊鄭二公益小註社國弱賦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人之險阻不則君子則坦蕩蕩常和樂也註社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蕭註社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社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社緇衣

風義取適子之館分還子授
子之祭分言不敢違遠於晉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

之安我先君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杜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
註不同故拜二君辭異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杜私與叔
註向語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

君若之何杜謂晉為林
註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言衛侯

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杜言自以殺晉成三百
註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杜逸
註詩

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
註安正義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今其書在或云是孔子
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註刑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

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子展賦將仲子兮杜將仲子詩鄭
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
註安釋文亦無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
註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

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
註安釋文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子罕氏也子西公孫嘉
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
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駟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

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正義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
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即羽師頤是其孫

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衛索子展儉而壹是左氏之言叔向言後亡而不言所以
後亡故左氏補此句以明其意也楚之伐鄭子展獨欲守信以從晉是其用心之壹

而所以能
全終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杜芮司徒
註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杜共姬宋
註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杜平公共
註姬子也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杜尤喜
註也姬納諸御嬖生佐杜杜

惡之杜合左師
註向戌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杜貌美而
註心很戾合左師畏而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杜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
註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杜夫謂大
註子也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

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杜伊辰為天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

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杜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而駟告公杜騁也曰大

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杜言欲

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杜有明也問諸夫人與左師杜夫人佐母棄也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杜以其召而

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杜聒謹也欲使佐失期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辰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者杜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

以玉杜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

後再拜稽首受之杜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安正義氏猶家也言

死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使夫人重已故伴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衡案公問瘞罪時棄猶為妾而傳亦稱夫人者據後言之耳不以此疑棄既為夫人矣鄭伯歸自晉杜請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

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杜言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敏杜夏

名君子曰善事大國杜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大子子

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杜聲子子朝之子伍舉伍舉娶王

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杜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杜臧琳云下

子牟得罪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椒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衡案伍舉實送之者楚人之言乃其實也楚君與大夫則聞其言而致之曰實遣之下文聲子云云及國語皆舉文致之言而駁之故曰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曰康王以椒舉為遣之曰執政弗是

是正也不是正其實也是皆實不然而為然之辭送遣二字前後相照伍舉本無罪而君大夫致之過躍然而出矣子牟安得不復之哉若改送為遣伍舉有罪出奔固其所也有何趣味臧說大謬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杜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杜明年在聲子通使於晉杜為國通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杜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杜杞梓皆木名杜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杜言楚亡臣多在晉

無族姻乎杜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杜歸生子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杜逸書也

從之杜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杜詩大

雅於盡也杜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杜不經不

湖常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杜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安陸祭云鄭箋天命之於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杜樂行賞而恤民不倦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杜順天杜安衡案此亦述先賞後刑之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杜飲饗也酒食賜下無杜安衡案王者日一

不舉不舉則徹樂杜不舉杜盛膳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杜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杜在文十晉人真

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杜殿後杜安衡案傳諸言御戎者皆謂為公戎車

殿後也晉人以為謀主故寘之公戎車之後以參機密或十六年傳曰苗賁繞角

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座告是也若是後軍與中權相隔非謀主所宜居也

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

軍之註杜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

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註杜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註杜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註杜不是其曲直安衡案是正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註杜郟晉安衡案是正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之谷註杜郟晉安衡案是正

歸一人簡兵菟乘註杜簡釋菟秣馬蓐食師陳焚次註杜次舍也焚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註杜欲使楚安衡案行歸者然後逸楚囚者特

也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註杜在元楚失東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註杜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

與子靈爭夏姬註杜巫靈而雍害其事註杜子反亦雍害巫靈子靈

奔晉晉人與之邢註杜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

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

巢取駕克棘入州來註杜駕棘皆楚邑誰國楚罷於奔命至今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註杜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註杜若敖亂在宣以為謀主鄢陵之役註杜在成十楚晨壓

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註杜塞井夷竈欒范易

行以誘之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欒范易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欒范易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欒范易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欒范易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欒范易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欒范易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杜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蠻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杜樂氏津名

其城杜南里杜涉於樂氏杜樂氏津名

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杜於汜城南下涉汝水南歸

靈公杜卒靈公之志杜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杜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杜傳言晉之衰

請事杜問何事杜來聘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杜起

舊杜阜大也杜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杜在二十四年杜安衡案二十五年既有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杜烏餘齊大夫廩丘今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烏餘齊大夫廩丘今

遂襲我高魚杜高魚城在廩丘縣

有大雨自其實入杜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介于其庫杜入高魚庫以

登其城克而取之杜取魯高魚無所諱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來杜安衡案烏餘齊大夫盜廩丘以奔

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

類也杜言於此類杜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杜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景公即位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

左傳卷之十六 三十三

于宋

杜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魚衛殺其大夫甯喜杜甯喜弒剽立衍衍今雖不以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杜甯喜弒剽立衍衍今雖不以

杜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免餘秋七月辛巳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杜夏會之大夫也豹不依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安齊召南云豹不書族自是蒙上文會盟祇同一地也左氏以為違命穀梁以註為恭褒貶不同要皆過當衛案正義引釋例而論之其說極是說又詳於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經誤安衛案亥本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杜諸喪

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安衛案烏餘襲衛羊角取之則衛亦喪邑而此及下注皆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註不言衛下諸侯是以睦於晉正義引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亦不言衛而皆未說所使烏餘具車以不言衛蓋杜注脫衛字劉則據誤本杜注為說故皆不言衛耳

徒以受封

杜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衆出

杜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

烏餘之封者

杜效效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杜皆獲其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杜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安正義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惠棟云劉云不重言諸侯是也謂唯三國睦非也上文云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故下云皆取其邑而歸為絕句重言諸侯衍文也衛案歸字句不重言諸侯是也然諸侯亦謂天下諸侯言晉以信義撫恤四國諸侯義之是以皆睦於晉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

不知也

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公曰微甯氏不及此

吾與之言矣

事未可知

祇成惡名

及此友

國也

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杜注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杜注蠹害物小國

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杜注言雖知兵不得久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

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

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安釋文沈云舉謂記

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石惡至杜注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杜注趙武命盈退己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至杜注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杜注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杜注

就於陳成安阮元云石經初刻向上有宋字後刊去案錢大昕戊辰滕成公

至杜注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杜注使諸侯從晉

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

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杜注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救邑寡

君敢不固請於齊杜注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

謁諸王杜注駟傳也謁告也安釋文駟人實及衡案駟本或

請相見也杜注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杜注從陳

孟及子皙盟以齊言杜注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

安衡案子皙名黑肱字

下並作替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杜二國大夫與非今訂正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杜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

偏杜晉處北伯夙謂趙孟杜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杜楚氛甚惡言

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杜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

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杜甲在衣中欲伯州犂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来服

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杜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杜明

死年子木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杜斃於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杜不病者單斃於死安正義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沈彤

云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衡案不病即杜楚食言當死非子之患也杜晉不食言故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杜濟成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杜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

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杜宋為地主致死助安陸祭云病字宜讀屬下

與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也顧炎武云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

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嚴杰云守字句絕案夫

猶彼也謂宋也衡案若合諸侯之卿至安能害我論楚不能病晉且以下論楚負信

病晉言楚若能病晉吾因宋以守病亦不能害我也杜注病字上屬為句是也夫字

訓彼訓人人皆通但下句云與宋致死則訓人人義差長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

而稱兵以害我杜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杜晉獨取信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

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二上專子肩羸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註杜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之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註杜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沈

形云豹以違命去族此左氏之曲說也賈逵服虔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孔疏謂

杜善解左氏可也即謂賈服皆背左氏亦可也若謂賈服異孔子之經豈其然乎案

劉敞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

稷者猶曰專之今令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此論甚明衡案左氏詳記叔孫之言

後儒據其文猶能知叔孫尊魯國况左氏而不知其為義舉哉而言以違命貶之者

以春秋去族之意實在斯也蓋當時魯國之患不在其國不尊而在臣不奉君命季

孫視邾滕之言本為失策然假公命而行之則亦魯公之命也叔孫賢者魯人服之

今明知其非而奉承不敢違使魯人知君命不可違則公室可張而季氏可抑矣故

上文特標之曰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其意甚明且視邾滕洵卑其國矣然其害

不及民魯國君臣以其間脩政施仁欲長視邾滕豈可得哉故在當時順命重於尊

國叔孫不達此義違命申其義不免助季氏以弱公室故聖人去族以貶之而丘明

以違命釋之也後儒所論乃人臣常法君能制臣則出境之大夫行之

可也魯國則否其不知時務正與叔孫同豈能知聖人時措之宜哉 晉楚爭

先註杜爭先註杜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

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註杜狎更註安釋文狎註杜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只註杜辭註杜非歸其尸盟也註杜尸主註杜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註杜辨小國主註安正義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

行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隼武伯曰然則瑛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

耳之類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歎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

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楚為晉細不亦可乎註杜使楚

盟註安衡案為本註杜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註杜蓋孔子註杜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註杜飲大夫酒註杜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註安衡案遙應蔡歸生晉

賢之註杜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註杜前盟諸大夫不

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註杜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註杜今

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註杜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註杜今

左傳句解卷之十六 三十八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杜註祝陳馨香德足杜註副之故不愧杜註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杜註

尚上能歆神人杜註其歆享也使神享杜註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杜註五君謂文襄靈成景杜註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泣盟杜註重結晉杜註楚之好杜註安衡案盈本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杜註自宋還杜註過鄭杜註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杜註二子石印杜註段公孫段杜註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杜註詩以言志杜註子展賦草蟲杜註草蟲詩召南曰

仲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杜註我則降以趙孟為君子杜註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杜註故可以主降抑

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註辭君杜註伯有賦鶉之賁賁杜註鶉之賁賁詩鄘風

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杜註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杜註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

人之所得聞也杜註弟贊也此詩刺淫亂故云林第杜註趙孟自謂杜註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杜註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營杜註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杜註推善於其君杜註子產賦隰桑杜註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杜註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杜註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杜註安衡案遐遠也謂

言告之也杜註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杜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願杜註趙孟曰吾子

之惠也杜註大叔喜於相遇杜註印段賦蟋蟀杜註蟋蟀詩唐風曰無以良士

然顧禮儀杜註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杜註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

公孫段賦桑扈杜註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杜註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

焉往杜註此桑扈詩卒章杜註安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衡案上匪毛詩作彼蓋匪彼

讀與彼傳同杜註趙孟因以取義杜註同音假借八年傳如匪行邁謀社彼注云匪彼也

故不復釋也杜註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杜註言誣則鄭

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安正義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怒當自須掩

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賔榮註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為賔之榮

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此來之怨以為對賔之榮樂也王念孫云怨刺也言伯有志

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賦鶉之責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為賔寵榮也廣雅譏諫

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衡案時鄭伯及趙孟鄭

六卿皆在焉故云公怨之賦詩此德所以榮賔也伯有志在讚趙孟事良君而不知

所以讚之乃言己君無良以影出晉君之良欲以為趙孟之榮故云以為賔榮也若

尊以鄭伯為無良誦之賔主之前罪不旋踵伯有雖在妄亦必不為之故知其志在

美晉侯也杜以賦詩為賔榮淺矣唯怨故刺也註言必

故鄭注論語云怨謂刺上政非訓怨為刺也註先亡

安王念孫云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連讀謂伯有必微天棄乃

得後亡否則必先亡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亡二字連讀亡謂出

奔也言伯有幸而得亡不幸則為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為戮也

子之謂矣杜稔年也為三十二年鄭殺良霄傳安釋文稔而甚反衡案已甚也叔向不

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杜謂賦

則降日我心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杜謂賦蟋蟀曰樂以安民不淫

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杜欲宋君稱

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安正義服虔云向戌自以上兵民不戰鬪自務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

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衡案此盟事體甚大及將歆責有煩言若公與之

事破向戌之罪不容於死也幸而成矣故曰免死之邑疏說是也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

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杜金木水火土也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也聖人以興杜謂湯亂人以廢杜謂桀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二二身身身身

三三身身身身

四四身身身身

五五身身身身

訓掩則皆讀為救矣杜從王義後人遂改為救耳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

之註杜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註杜司城子罕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其收之註杜逸詩恤憂也收取也註安陸榮云詩周頌假以溢我其收之朱傳謂即此詩

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謚我誠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

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古謚溢字通鄭

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允誤說文云誠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段

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也陸德明云血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謚皆同

部相假借衡案子罕罵向成欲使之慎其後是嘉之也而向成從之故君子引此詩

以美之轉何為假訓為嘉恤訓慎於所引之義尤為深切益信唯古人善讀古書也

向成之謂乎註杜善向成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註杜偏喪曰寡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註杜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

相崔氏註杜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註杜疾有惡也註安偃與無咎欲立明故

因微疾以黜成傳云有疾而廢之明其疾不足以廢其廢之出二人意也杜云有惡疾未達傳意也

而立明成請老子崔註杜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

在宗主註杜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註杜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註杜癸慶封屬大

之言註安釋文癸告癸註普普結反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註杜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註杜崔敗則慶專權他

日又告註杜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註杜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註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註杜

三傳年四章卷之十六日十一

言如一家 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

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

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妻東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杜癸為崔子御 至則無歸矣乃縊杜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

墓杜開先人之冢以藏之 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杜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

泣盟杜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 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杜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 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

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杜必言政

之崔氏之亂杜在二十五年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杜齊為

服喪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杜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半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

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年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安陸祭云劉敞曰杜云

非久情也周密曰杜所造長歷置閏疏數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

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再閏采

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歷過也蓋指王朝歷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

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歷非也至哀十二年又注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

此亦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亦謂

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歷之禮諸侯亦安敢輒為之魯歷既差史之

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

萬斯大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考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

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

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

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

若再失閏則為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

為災而即書乎杜氏無冰注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

以無冰為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為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求閏

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衡案杜長歷固

得有乙亥若置兩閏而閏皆小則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以此言之杜預置兩閏之說未可遽非焉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傳不言失閏而後世言歷者皆以為入食限則再失閏皆在其後矣蓋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當置閏而失之也萬謂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遂以傳辰在申為妄言古歷置閏於歲終其法尤易知今四年間再不置閏恐無此理其言似可從矣然左氏以辰在申證食當在九月而釋之曰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此豈無由而言之哉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當時司歷失閏之明證何獨疑於丘明之言哉

左傳輯釋卷十六終

